

沒有靈魂的書法能走多遠

李忠國



一位在金融海嘯中翻了跟頭的朋友，感覺股市房市泡沫太多，靠不住，改行收藏當代書家墨寶，以為這些精神產品可傳世，自然能保值增值。前不數諸友一飽眼福，乍見錦繡琳琅，不乏名滿京華的名家之作，價以尺論，動輒千金。但筆者卻憂從中來：那些「墨寶」的看點僅僅是筆墨技巧，內容多為抄錄唐詩宋詞、格言警句，並非自己原創，值不了那麼多錢。

曾幾何時，書法從文人學子應有的整體素質和綜合能力中「專業」出來，乃至出現了一大批職業「書法家」。其中許多人不能自撰文章，只好打起「強調藝術功能」的旗號，為墨趣而墨趣，為線條而線條，為技巧而技巧，每以抄錄前人詩詞填充內容，底蘊與內涵漸趨枯竭，幾無一字外功夫。那些不以表達個體思想和自身情感為事，亦無文獻價值的筆墨，失去了生命力，失落了靈魂。人稱行屍走肉。

筆者世紀初即撰《解讀文人字》，呼籲不要忘記書法只是「一種傳情達意的載體和手段，只有更多地和原創內容相匹配，才見「靈與肉」的合璧之美。王羲之的《蘭亭序》其本質意義不是一本字帖，而是一篇展現其氣度、託其情思、見其襟懷的序文手稿。顏真卿的《天下第一行書》《祭侄文稿》，更因其精神氣度反映於翰墨，才能夠傳世不朽。唐人孫過庭的《書譜》人稱「書文雙絕」。而毛澤東筆下那些龍行虎躍、水流花開的浪漫線條，其審美價值是和「毛澤東詩詞」融為一體的。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說：「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墨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諸多傳世精品歷經百代猶神采奕奕，無不是文章氣度和學問內涵作底蘊的結果。真悟書法箇中三昧的鑒賞大家，亦每以字裡行間有否「書卷氣」作為評估書家品位的重要標準。清人李瑞清《書斷》云：「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為第一。」其言外之意，就是判定氣味技巧而技巧的作品等而下之。

筆者近日賞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舊墨記》一書，甚為其所收近現代學人信札、文稿、語錄等墨跡更可收藏，且價值增值。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雲在序言裡說，從那些或如獨白者，或如傾訴的手澤中，不僅能嗅出作者的心性，連精神色澤也可感受得到。「因為那幾代人的共同特點，都是有學識的」。如此書法，自有生動傳神的靈魂「附體」。對照近日某地以《墨舞神飛》為題，靠抄錄古詩句舉辦的《全國草書名家邀請展》只見「墨舞」而不見「神飛」，似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現代社會電腦技術普及，文人紛紛換筆，書法的記錄功能已大為減弱，但這並不是書法放棄多種文化訓練和綜合素質的理由。

至少因為靠翻來覆去抄錄詩詞格言去撐門面、填肚子的書法藝術與一個文化大國的地位太不相稱，以至會成為文化史上的笑談。

早年某省書展，應徵作品中唐詩佔了一半，有人打油詩之，「日照香爐生紫煙，一行白鷺上青天，喜看某省書畫展，李白杜甫掛前川」。許多書家像通俗歌手一樣，備有一兩個拿手保留節目，每逢登台亮上一把，想來不會有太出息。

即便不從文化內涵着眼，現代書法的一「價值增值」功能也不可樂觀。譬如被「市場」追捧的書家，往往是一些耐不住寂寞而急功近利者，已從靠書法謀生演化為靠書法致富。拍賣行的行情半數是書法，而業界流行的以書法家所在「協會」的級別和頭銜決定價格的價值判斷標準，更靠不住。因為那些支撐作品水準的級別、頭銜，很多是利益的產物，與官場無異。這與書法精品規程背道而馳，審美事業與投機產業風馬牛不相及。

筆者一次於筆會上接過蘇北一位名號帶「軒」的書家名片，用摺頁形式印滿國際國內五六十個頭銜，正不知其深淺。但見那書家下筆就給「子曰詩云」的「云」，戴上兩字頭，贈我的作品自然就藏之不雅了。

關於印第安人的傳說還有很多，五十年代，郭沫若等學者曾提出股人東渡美洲之說。

印第安人的歷史與傳說

葉周



世界一萬年，物換星移，滄海桑田，不知幾多變化！天地之間的演變，導引着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推動着人文歷史的發展。過往的歷史記載哥倫布首次發現了美洲大陸。為了攫取印度的財寶，他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率領了三船水手，迷途中跨越了大西洋，於一四九二年十月抵達了美洲新大陸。當時他不會意識到登陸的荒涼地域是美洲大陸，而以為就是企望目的地印度。因此他稱當地的土人為印度人Indians，音譯為印第安人。這是他的一個錯誤，卻因而成為他流傳至今的歷史功績。

我曾經讀過一本《華人發現美洲考》。該書的作者從史實的考據中論證，美洲的土人，也即現在的印第安人，是五千年前至四千二百餘年間來自黃河下游和中國東北的大批移民。他們一部分取道白令海峽，從亞洲東北部進入美洲的阿拉斯加，那時的白令海峽還是陸地，連接着今天的亞美大陸；另一部分從黃河下游，經過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通過西伯利亞東部，取道伊留申群島，進入北美洲的西北角。成群結隊的離開故土，奔向異鄉，是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洪水氾濫，使他們無法安全地居住下去。

關於洪水氾濫的歷史夢魘是印第安人口傳神話中的重要部分——洪水神話。而最有趣的是印第安人群落中流傳着的洪水神話與中國歷史上關於洪水的記載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所以與其說那是憑空虛擬的神話，不如說是遠古世代相傳的一種記憶。

在印第安人古利族中有這樣一則流傳很廣的神話，威賽吉割建造了一個用樹枝編成的水閘，為的是擒拿一隻海狸。

黃昏的時候，那海狸果然來了。他把利矛投向海狸，沒有投中，那個海狸迅速逃去。次日清晨，他又來到水閘邊。海狸為了報復，便使海水越漲越高，淹沒了整個地區。威賽吉割隨即製造了一張木筏，作逃難用，許多獸類紛紛爬到他的木筏上。

十多日之後，洪水幾乎把整個大地都淹沒了。威賽吉割就派驢吞鼠潛下水底，取些沙泥。以製造一片陸地供人獸居住。因為積水太深，驢鼠倦極死去。又派螞蟓下去，螞蟓上來時也已筋疲力盡，可是從它的口中發現一些海底的泥土。

威賽吉割領導木筏上的人們，圍着鋪在木筏上的泥土，歌舞念咒，那鋪在木筏上的泥土，竟然擴展起來，變成一片大地。所以時至今日，許多印第安人仍然有一個固執的觀念，大地是浮在大水之上的。

而中國的歷史記載，古代黃河洪水為患，最慘烈的共有兩次，第一次是五千年前，伏羲和女媧神農的時候，共工氏大戰洪水氾濫；第二次是大約四十三個世紀以前，堯舜舜帝和大禹王時代，黃河水患，連綿不絕。

正是這一起起無休止的黃河氾濫，逼使沿河的民眾離鄉背井，走上了不歸之路，成了美洲荒僻野地的發現者和開拓者。可是他們自己也不會知道荒涼的異鄉是何方？



印第安人的傳說

石獅·雄姿英發



石獅市是我們閩南藝術之旅的最後一站。該市位於閩南金三角的南端，三面臨海，海岸線很長，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據說當地有一個古庵，庵旁一尊石獅，頗有靈氣，被商賈認作路標，石獅地名由此而來。

很久之前，我就聽到了石獅的大名，知道它是與廣東虎門、沙溪等齊名的服裝生產中心。到了石獅，更實地感受到了它的勃勃生機。石獅多山岡、沙地，只適宜種植花生、地瓜一類作物。以前由於生活困難，人們只好遠走他鄉，到菲律賓等地謀生，這就造就了石獅僑鄉。改革開放，這個面積僅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僅三十萬的海隅小鎮富裕起來了，創造了GDP增長五十倍、財政總收入增長一百倍的經濟奇跡。紡織服裝、港口運輸和旅遊業三張王牌，讓石獅雄姿英發，威武無比。

我們訪問了市畫院。它擁有四十多位院士，五百平方米的展廳，令人稱羨。

交流會上有兩位年輕人在座，攀談之下，得知一位是農村青年，篆刻家，一位是書法家，畢業不久的大學生，這也讓我驚訝。院長許天增是個國畫家，六十多歲了，在網上開博客，辦畫展，推介自己的作品；他還有五分鐘內畫成一個人物肖像的速寫本領，常應邀到公共場所表演。有一位如此前衛的領頭人，畫院的興旺當在必然。

連天來緊張的書畫藝術交流之後，團友們想到了放鬆。而一位粉絲從三十公里外駕車前來求見，又讓團長秦嶺雪眉開眼笑，心情大好。於是，他帶我們參觀獅文化展覽，並到祥芝鎮、永寧鎮等處遊覽。

石獅市博物館的「閩台獅文化專題陳列館」珍藏了五百餘尊收集自閩南各地的「獅子」，包括石雕、木雕、根雕、磚雕、瓷器、陶器、紫砂、玉器、鐵器、書畫等。石獅的獅文化極具地方特色，與台灣獅文化又有親緣關係，展覽因而顯得很有意義。而這裡的獅子與廣東獅子同屬南獅，這又使我想起南海獅子，想起黃飛鴻，想起家鄉的舞獅……

在祥芝鎮，我們參觀了一個新建的大型鄉鎮圖書館——萬祥圖書館。這座圖書館佔地十五畝，建築面積六千平方米，由當地企業家、慈善家蔡友平獨資捐建。以蔡友平為董事長的萬祥集團把酒窖包了下來，總經理熱情贈飲，讓我們在千里之外聞到了貴州的酒香。

在永寧鎮，參觀的是古老的城隍廟、姑嫂塔和新旅遊景點「黃金海岸」。城隍廟雕塑工藝精湛、神像羅漢、戲台及有關文物歷經「文革」劫難而保存完好，難能可貴。姑嫂塔包含着一個傳說故事：很久以前，閩南天旱，莊稼顆粒無收，一位名叫海生的窮人無法繳交財主的田租，被迫離別新婚的妻子和心愛的妹妹，遠走南洋，約定三年後回來還債。窮哥哥往南洋後，姑嫂倆天天登上寶蓋山遠眺大海歸舟，盼望骨肉親人回家團聚。轉眼三年已到，窮哥哥乘船回來，姑嫂倆在山上看到哥哥的船已近海岸，誰知忽然颶起狂風下起暴雨，驚濤駭浪把窮哥哥乘坐的大帆船打翻了。窮哥哥葬身大海，姑嫂倆喜盡悲來，縱身跳入大海……後人為了紀念她們，就建起了這座姑嫂塔。還有一說，是姑嫂天天爬上山頂張望，未見親人歸來。為望得更遠，她們每天搬一塊石頭，越疊越高，終於成塔。望夫山、望夫石、望夫崖一類故事和景點，在海邊、僑鄉版本很多，而石獅版本，也許是其中最優婉動人的一個，難怪在當地畫家筆下常見到它的倩影。

黃卓才

回望汶川



柳海林

不知不覺間，汶川地震已經過去一年。在一周年之際的今天，曾經面對電視畫面痛哭流涕、淚如泉湧的每一位國人，內心難以平靜，目光再一次回望那會山崩地裂的地方，為那曾失去的鮮活生命而感傷，為那經歷劫波而生存下來的同胞祝福祈禱。

這一年裡，遭遇噩夢的汶川，從未消失在國人的關懷裡。人們一直從新聞報道裡，洞悉地震災區人們的生活，牽掛着他們的生存狀況。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千頭萬緒，有喜，亦有憂；有感動，亦有憤怒。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有喜。許多經受磨難的人已經走出了地震的陰霾，堅強地生活着，在斷壁殘垣的廢墟上振奮精神重建家園。一些因震致殘的人，面對現實，不向命運屈服，笑對人生。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張

張災區孩子的笑臉，像陽光一樣沐浴着我們的心情。隨着一批又一批住宅的完工，許多人陸續搬離了簡易房或帳篷，住進了新房。失去配偶的災民，重新組合建立新的家庭；那些失去孩子的婦女，又重新受孕，有些已經孕育出了寶貝，生命的希望在延續。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亦有憂。由於重建任務之艱，之巨，一年過去，仍然有一些災民不得不繼續住在簡陋的簡易房裡，翹首等待搬入新家。一年來，少數人難以忍受地震帶來的心靈之痛，而自我了斷。地震災區的人們，他們的心靈創傷難以磨滅，甚或將伴隨一生。災區的重建之路，不僅僅是建設房屋，也需要治療人們內心的傷疤。而對人們心理的「重建」，將任重道遠。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有感動。大地震曾激發出的中華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繼續散發着光芒。支援災區重建的大軍，不辭辛苦，披星戴月，緊趕重建進程，以期早日庇護災民。黨和政府，一直關懷支持着災區重建

，不惜重金投入，國家領導人還深入災區鼓舞災民建立生活信心。民間的愛心繼續向災區匯聚，人道主義精神在災區迸發，志願者的身影在災區奔波。地震災區，一年來一直是國人最深的牽掛。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亦有憤怒。地震災區的人們不幸遭受災難，而一些不仁商人卻在他們的家園重建中，趁機囤積居奇、哄抬價格。這不義之舉，乃千夫所指。而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衆多明星大腕雲集成都，不知他們究竟是為了善舉還是作秀。不過，這些明星若有善心，其崇高情懷應該用在實實在在的捐助行動上。

汶川地震一年過去了。太陽每天升起，生活還在繼續。回望汶川，我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生命，敬畏生命，善對生命。對於地震中經受噩夢的人們，我們這些幸運的人，應用我們的真善美，去關愛他們，溫暖他們，支持他們的家園重建。

蝕骨鬱抑

司佳



「連小牛也不打架了……」這是俄國小說家契訶夫信中的一句話。不用說，這是典型的契訶夫體，看似卻扯八扯地搞笑，字裡行間卻蘊藏有深意。和契訶夫大量書信不同，這封「小牛不打架」的信是偉大作家破天荒的首封求愛信。是不是太稀罕了？契訶夫是要「倒追」的，都是女方給他寫求愛信。當然，出於女性的矜持，這些信都寫得頗曖昧。

契訶夫看透了曖昧中的溫馨，就以順水推舟的曖昧來回覆，一來二去，弄得對方只好含恨放棄。這招真夠狠的！所以，到後來，老天看不過眼了。一八九九年，契訶夫也陷入單戀苦悶之中。對方就是話劇《海鷗》的擔綱、德國血統的女演員克尼碧爾。契訶夫對她一見鍾情，誇讚她漂亮得「令人嗓子有點癢」。後來，他給這位美人寫去了「小牛也不打架」的信。

在信裡，契訶夫仍不改玩笑風格，追問「為何固執地不來信？……嫁到高加索去了？嫁的是誰？你若把我們忘了，這可不得了，多殘忍啊！」他稱這兒「新聞一點沒有，蒼蠅也沒有……什麼都沒有，連小牛也不打架」等等。

如果說，愛契訶夫的女性寫求愛信因曖昧而顯得令人同情，那麼契訶夫今天的求愛信則因談諧而讓人覺得可憐。契訶夫抱怨生活單調，但根本不是什麼單調，而是他開始真正的戀愛了，這是愛的苦悶滋味，是情慾纏綿，是籠罩靈魂的蝕骨鬱抑……在這封信裡，人們又聽到了《帶閣樓的房子裡》裡的旋律，主人公想念善良美好的姑娘米修斯，而且相信她在遠處某個地方，也在在熱烈但無望地想念他、等待他。真是欲哭無淚。

契訶夫追求克尼碧爾，從一八九九年開口表白，到一九〇一年正式結婚，可說十分順利。但是，不要忘了，三年後一九〇四年七月，契訶夫撒手人寰。說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可是，也得先活着啊……

俏江南·艾草青糰

李為



無名小店的出產到南市喬家棚之作品一概拒絕，總嫌它有股熟爛了的青菜氣。後聽人說起，才知那個真的是用青菜做的。

初中時看到有篇懷念家鄉小吃的文章，說作者家鄉用一種名叫「青」的植物，打碎了和到糯米中製成青糰。市面上用青菜葉子做的別具清幽的芳香。

後經多方攷證，方知那個「青」，原來就是端午節民俗掛在門上據說有驅百毒作用的艾草。

上海郊縣的本地人做艾草青糰用的是大灶頭大鑊子。艾草嫩尖在水中煮軟刺碎，揀進糯米粉裡，包入豆沙餡，也有芥菜肉餡的，碼進蒸籠，燒柴草，大火蒸熟。然後逐個抹上菜油，綠油油碧碧的裝到盤中……

城裡人沒有大灶頭，不過這難不倒我這個饕餮。春遊去遠郊（越遠越好，遠離汽車尾氣和粉塵），採來艾草，加少量水用臼碎打成糊，和到糯米粉裡。小鍋子在煤氣灶上蒸了幾個青糰，就直擱打和好的糯米粉加大量精製油後放進蒸籠蒸熟，稍涼待用。

同時將買來的細豆沙拿出，舀幾小勺蘇州采芝齋的糖玫瑰醬拌勻。包青糰時帶一次性手套，並塗一層精製油以防糯米粉黏在上面。成品用食品保鮮膜包裝，便於存放和攜帶。

真正的玫瑰細沙艾草青糰，本地人出產，絕無防腐劑香精色素之類。吃一口，軟糯中帶着濃郁的艾草與玫瑰的芳香，彷彿咀嚼着春天。艾草，是江南最尋常的野草，葉子同菊花葉相似，而更柔嫩細嫩。古時的女子用它填充隨身的香袋，或直接佩戴在身上。氣味馥郁，益發襯托出美人兒的氣質高雅。

至今時今日，一代艾草的早已不見了，艾草做的香袋亦隨風而逝。只有艾草青糰，佩戴一代頑強的留存了下來。

由此可見，「時尚來去」，而食物永存。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夾在江浙之間的上海，在日漸濃郁的春意中迎來了江南的春天。街角的花園弄底的大樹，一日綠似一日。遠郊野地裡更是熱鬧，無數野草來不及的冒出地面裝點春光。

然而對於如我這般大熱風景的饕餮之徒來說，眼前縱然春光無限，口中卻饑饉欲滴。再請情愫的春景，都不會妨礙我揣摩野草，不，野菜們，吃在嘴裡的滋味。這些知名不知名的野菜在我看來可以分成兩類：能吃的，以及疑似能吃的。

河灘上的馬蘭，剪下嫩頭回去，拿水焯一下去些苦澀，與香豆腐乾一起切碎了，加鹽，淋上生油和麻油，就是上海人的特色菜：馬蘭頭拌香乾。每每見到大片大片的馬蘭，我都恨不得學着本地農婦拿把剪刀拾個竹籃，蹲下去剪上一籃頭。太陽曬得厲害，不妨也包上一塊本地土布的包頭進一進。

剛出的嫩蒲公英，味道有點像菠菜，放在湯裡相當清口。炒炒食的話也還是需要焯水去其苦澀。

在菜場見到本地人買一種常見的野草，一問，說是魚腥草。魚腥草可以炒來吃，要價八元人民幣一斤。遠遠時從郊外摘了好些回來。味道很像豌豆苗，口感更更嫩滑些。

以前曾無數次見過這種魚腥草，卻一直不了解它是可以吃的，並且相當美味。這意加激起我勇現代神農，發掘更多野菜豐富餐桌或者說滿足口腹之慾的興致。

說到上海本土野菜，一定不可以漏了薺菜。

「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早在春節前後，野外的薺菜就已冒了出來，這時候的薺菜味道最好，真到三月中裡開過花就老了。

野薺菜是上海人的至愛。小時候去崇明的阿姨家過年，同表妹兩個突發奇想跑去採薺菜。且挑且玩，半天挑了整整一竹籃。除夕中午姨夫買豬肉剁成肉餡包了薺菜肉餡饅頭，足可供兩家大小八口人飽飽吃上一頓，鮮美的滋味至今難忘。

野薺菜亦可做成薺菜肉絲豆腐羹，下飯最好。

到了四月初清明時節，就可以吃艾草青糰了。

小時候會非常討厭吃青糰，從街邊